

龍龕手鑑與寫本刻本之關係

潘 重 規

書籍的形成，不外抄寫和刻印二種，故寫本與刻本成爲版本學上兩大類別。晚清張之洞教人讀書宜求善本，並且爲善本下了清楚的定義。他說：「讀書宜求善本。善本非紙白板新之謂，謂其爲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，不譌不闕之本也。善本之義有三：一、足本，即非節本，非改本也；二、精本，即精校本、精注本也；三舊本，即舊刻本、舊鈔本也。」刻本要舊刻，寫本要舊抄，刻本在後，寫本居先，故寫本更受學人的重視。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元明清各代舊抄本達三千五百部之多，真稱得上是琳琅滿目。但是現存更早期的抄本，還是要數到敦煌石室的卷子。現在先談敦煌寫本，然後再說明龍龕手鑑和寫本刻本的關係。

一、敦煌寫本文字的困擾

敦煌石室闕藏千年之久的文書，自清末發現以後，分散在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本，以及本國所藏，總計不下四萬卷。寫本上起東晉，下訖宋初，亘五六百年之久，其內容弘富，提供了佛、道、摩尼、景教、儒家經典、史地、文學、語文、社會、經濟、法律、政治、天算、兵技、醫藥、繪畫、音樂、舞蹈多方面的重要資料，價值之高，無法評估。但這些卷子的手寫文字，和後世的書寫習慣出入極大，尤其是晚唐五代時的寫本，滿紙都是訛俗文字。但是訛俗的文字，又自有它的條理和系統。如果不仔細觀察，擅作主張，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。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，他在龍龕手鑑跋中說：「考𪛗字從外生，肱斷其文，當是甥字別體，此注音外，疑未必然。」龍龕手鑑的𪛗字，也見於敦煌寫本，斯三二八卷伍子胥變文：「子胥有兩個𪛗甥」，伯二七九四卷作「子胥有兩個甥甥」；敦煌變文集搜神記中村不折藏本：「知是甥甥」，伯五五四五卷作「知是外甥，可見「𪛗」、「甥」都是「外」的俗寫。因與甥連文，偏旁連類或加生作𪛗，或加男作甥，龍龕手鑑是據寫本編成，音外是對的，羅氏肱斷卻錯了。所以閱讀敦煌寫本，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。據我歷年讀敦煌寫本的經驗，簡括說來，有字形無定、偏旁無定、繁簡無定等等的

現象，現在分別加以說明：

(一)字形無定 敦煌卷子俗寫，字形往往混淆：如人、入不分，雨、兩不分，瓦、凡不分，門、鬥不分，瓜、爪不分，商、尙不分。故巴黎伯二五二九號毛詩殘卷：「髮彼雨鬣」，寫成「髮彼雨髦」；伯三五三二號新羅惠超往五天國傳：「兩人共娶一妻」，寫成「雨人共娶一妻」。由於雨、兩不分，又產生了從雨從隻的𩇛字。列寧格勒藏雙恩記，雙寫作𩇛，從雨從隻，實即從兩從隻，兩隻故爲一雙。敦煌寫本中這一類寫法，不勝枚舉，如果不能辨認，那就不能讀通敦煌寫本的作品。

(二)偏旁無定 敦煌寫本，偏旁的寫法，極爲混亂。如イ、彳不分，故彼作倂，征作征，徑作徑，待作侍，循作脩；シ、ン不分，故恣作恣，凝作凝，憑作憑，況作況；日、目不分，故暇作暇，昕作昕；巾、冫不分，故悅作悅，帷作帷；艸、竹不分，故簡作簡，篇作篇；日、田不分，故香作番；兮、分不分，故盼作盼；予、矛不分，故茅作茅；干、于不分，故訐作訐，白、自不分，故飯作飯；木、才不分，故樓作樓，標作標；衣、示不分，故初作初，補作補。瓜、爪不分，故瓢作瓢，瓠作瓠。以上所舉，如暇作暇、初作初之類，讀者還可以猜測出來，至於帷字作帷，悅字作悅，便極容易引起誤會。而且敦煌俗寫文字任意增加偏旁，如果園加草頭作菓園之類。甚至兩字連文，也連類添加，如前舉外甥寫成姓甥、甥甥，以及嬰孩寫成嬰孩、嬰孩，水病寫成尿病，腸胃寫成腸胃，錫杖寫成錫杖，扁鵲寫成扁鵲，結跏寫成跏跏，蒿里寫成蒿里，號咷寫成號咷，豺狼寫成豺狼。這種特殊的寫法，不明白他的習慣，便會造成閱讀的困難。

(三)繁簡無定 有人說，中國文字演進的途徑，一定是由繁趨簡的。其實從敦煌寫本看來，它是繁簡並進的。敦煌寫本中簡字繁字都同樣的多。先看簡寫的字：佛作仏（伍子胥變文），與作与、𠂔（季布罵陣傳文），塵作尘，競作竟（張淮深變文），糴作𥽿（舜子變），糴作𥽿、掘作𥽿（韓朋賦），貌作𦣻（晏子賦），餘作余（太子成道變文），斷作断、頭作頭、圖作圖（長興四年講經文），盡作尽、寶作𠂔（無常經講經文），舉作𦣻、齋作齋（目連緣起）。還有許多合文簡字，如二十作廿、三十作卅（阿彌陀經講經文），菩提作𦣻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），菩薩作𦣻（長興四年講經文），可算是簡化到了極點。

再看繁體的字：含作𠵿（伍子胥變文），茶作𣎵（茶酒論），宴作𦵿（張淮深變文），席作𦵿（韓朋賦），泥作𦵿（鷺子賦），宴作𦵿、索作𦵿（祇園圖記），哀作𦵿（維摩詰經講經文）、膽作𦵿（无常經講經文），電作𦵿（孝子傳）營作營（季布詩詠）。由上所舉，可以看出敦煌寫本，簡體字多，繁體字也同樣多。這些都是書寫的人自由使用，既無人提倡，也無人抑制，乃是自然演進的現象。然而都造成了讀卷人的困擾。

以上我們發現寫本文字的紊亂現象，我們一直沒有可供利用的工具書，爲我們解決困難問題。一直到我們發現了遼代的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字書，然後纔尋找到解決寫本文字困難的新途徑。以下我將簡述龍龕手鑑一書的狀況，和它與寫本、刊本的關係。

二、龍龕手鑑遭受文字學家的鄙視

龍龕手鑑的作者是遼代僧人行均，此書前有遼聖宗統和十五年（宋太宗至道三年，西元九九七年）沙門智光序，約略提到行均的身世。序云：「有行均上人，字廣濟，俗姓于氏，派演青齊，雲飛燕晉，善於音韻，閑於字書，觀香嚴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載緝，九仞功績，五變炎涼。」此書編制，和說文、玉篇都不相同。部首簡化爲二百四十二部，最後一部爲雜部，收無法歸類的雜字。部首依平上去入分爲四類，每類一卷，共四卷。金、言、心、山等部在平聲一卷，手、走、水、火等部在上聲二卷，見、面、又、貝等部在去聲三卷，木、竹、日、肉等部在入聲四卷。這部字書受到清代文字學家極低的評價，所以一向不爲學術界所重視。錢大昕龍龕手鑑跋云：

六書之學，莫善於說文，始一終亥之部，自字林玉篇以至類篇，莫之改也。自沙門行均龍龕手鑑出，以意分部，依四聲爲次，平聲九十七部，上聲六十部，去聲二十六部，入聲五十九部，始金終不，以雜部殿焉。每部又以四聲次之，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。其中文支不分，臼𠂔莫辨，崑崙入於山部，鬬門入於門部，糞莽入於米部，瓢𦵿入於爪部，以几爲部首，而讀武平反；以一爲部首，而讀徒侯反；以𦵿爲部首，而讀居陵反。滴音商，而又音都歷反，則混商於商；鐫音子泉反，而又音戶圭反，則混鐫於鐫。𦵿則多辛複出，弓則弓雜兩收。𦵿𦵿𦵿，本里俗之妄談；𦵿𦵿𦵿，悉魚豕之訛字，而皆繁徵博引，汙我簡編。指事形聲之法，掃地盡矣！

李慈銘越綴堂讀書記抨擊得更厲害，他說：

此書俗謬怪妄，不可究詰，全不知形聲偏旁之誼。又轉寫訛亂，徒淆心目，轉滋俗惑，直是廢書，不可用也。…其部居誤認偏旁，不必論矣。耳如既有瓦部，而甌甌甌等字皆入凡部，字俱从凡。既有瓜部，而瓠瓠瓠瓠等字皆入爪部，字俱从爪，此類蓋亦不勝究詰。特以其爲宋以前字書，墜文佚義或間有存者，披沙揀金，聊供采穫，故好古者亦頗蓄之，然其誤人實不淺也。

由於文字學家對龍龕手鑑的鄙棄，這部書一直不被人注意，近人羅振玉氏對此書雖稍有褒辭，謂其「多存六朝鄙別字，玉篇廣韻均所未收者甚夥，行均撰集成書，有功於文字甚大。」但仍譏其「譌誤多有，不勝指摘，繙流疏於考覈，不足深責。」他們都沒有注意到行均這部字書的特點，他們不知道行均是根據當時的寫本編成的字書，而他編成的字書正是供給讀寫本時查考之用；以致一千年來湮沒了編書者的用心。使得龍龕手鑑遭受冷落，忽視了它的價值，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。

三、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編纂的發現

多年來我閱讀敦煌卷子，發現敦煌寫本文字，紊亂到了極點，既無字書可查，又無版本可校。像瓜字和爪字，門字和鬥字，兩字和雨字之類，寫法混淆不分，令人無限困惑。恰好看到文字學家錢大昕諸人攻擊龍龕手鑑的缺點，正和我看到敦煌寫本的情況如出一轍，所以我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纂龍龕手鑑這部字書的。他爲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，故瓠瓠等字，既收入瓜部，又收入爪部，使讀者立刻可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。我統觀龍龕手鑑全書，現在列舉證據說明它是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一部字書。

（甲）分別部居與寫本實際情況相應

試察錢李諸氏攻擊手鑑瓜爪諸部混淆，無一不是寫本的實況。如手鑑

衣部，祐，注云：「胡古反，福也。」

𠂔部，祐，注云：「胡古反，福也。」

案：此因寫本祐字或從衣作祐，或從𠂔作祐，故衣、𠂔二部均收。

又，

方部，旅，注云：「俗，音呂，祭名也。」

衣部，袞，注云：「俗，音呂，祭名也。」

衤部，袞，注云：「音呂，祭山川名也。」

案：此因寫本旅字或從方作旅，或從衣作袞，或從衤作袞，故方、衣、衤三部兼收。

又，

𠂔部，𠂔，注云：「土莊反，𠂔榻也。」

牛部，𠂔，注云：「俗，土莊反，𠂔榻也。」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𠂔、牛不分，故𠂔也寫作𠂔。𠂔部𠂔，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諸字偏旁也寫作牛，均同時收入牛部。

又，

人部，𠂔，注云：「正，五到反。傲慢也，倨也，蕩也，不敬也。」

彳部，𠂔，注云：「俗，五到反。慢也，倨也。」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人、彳不分，故𠂔也寫作𠂔。人部低、但、優、俗諸字偏旁也寫作彳，故同時收入彳部。

又，

瓜部，瓠，注云：「正，音胡，瓠臚，瓢也。又音護，瓜瓠也。」

爪部，瓠，注云：「音胡，瓠臚，瓢也。又音護，匏器也。又音雹，爪瓠也。」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瓜、爪不分，故瓠也寫作瓠。瓜部瓢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等字的偏旁也寫作爪，故同時均收入爪部。

這些偏旁混淆的現象，編者還一再說明，如衤部部首衤字注云：「此字與衣、示三部相涉」，明言寫本從衣、從衤、從示三部之字往往不分。又兀部部首注云：「五忽反，高危兒，此部與允部相涉，」故從兀之字𠂔、𠂔等，與從兀之字𠂔、𠂔等同列部中。又如卷一文部部首文字注云：「字與支支部相濫。」支部部首支字注云：「說文云無點。又此部與文支三部俗字相濫，故出之耳。」卷四支部部首支字注云：「此字與支文三字相涉。」明言寫本從支、從文、從支的字往往不分。又卷一瓜部部首瓜字注云：「側絞反，指也。又古文示字。又爪部與瓜部相濫，瓜音古花反。」卷四肉部部首肉字注云：「或俗作宀亦通。隸書變體作月，故與月部相濫耳。」卷二冂部部首冂部注云：「此字與四部相濫，故從俗者也。」因此四部

與岡部均收羈穉罕𪔐諸字。卷二几部部首几字注云：「居履反，案屬也。又烏光反，曲脛也。此字兩處收之耳。」因此卷二几部收𪔐字，九部也收𪔐字，均音烏光反。甚至有同部一字重出而實爲不同的字，如

雨部平聲，𪔐，注云：「正，所江反，兩兒也，今作𪔐，同也。」

雨部入聲，𪔐，注云：「正，胡郭反，𪔐𪔐，大雨也。」

案：作大雨解的字當從雨；作兩貌解的字當從兩。這是雨、兩二字都寫作雨的明證。

由上舉例證，龍龕手鑑分部收字顯然是根據寫本的實際情況而決定的。

（乙）龍龕手鑑收錄寫本獨有的文字

許多寫本文字，不見於其他字書，而龍龕手鑑獨有，可證明其來源必是寫本。如卷一生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音外。」這一𪔐字，只見於敦煌寫本。又如變文集韓朋賦有𪔐字，各字書都沒有收錄。賦云：「宋王卽遣人𪔐之，不見貞夫，唯得兩石，一青一白。宋王覩之，青石𪔐於道東，白石𪔐於道西。」讀者不識𪔐字，故不明白賦文的意義。但是龍龕手鑑卷二手部卻收錄了𪔐、𪔐二字，注云：「二俗，其月反，正作𪔐。」證以廣韻，掘字正作其月反，知𪔐卽掘字。認得寫本𪔐字，纔能了解賦文。

又敦煌寫本有許多俗寫的合文字，最令讀者困擾，如𪔐、𪔐二字，不見於任何字書，但龍龕手鑑卷二草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莫朗反，草木多生不死也。又音菩薩二字。」莫朗反是草莽字，音菩薩則是據寫本文字。又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音菩提二字。」也是根據寫本文字而作的讀音。又手鑑人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此是九子二字，經文云仇子陀也，在廣弘明集第七卷。」案：𪔐當作𪔐，右旁作𪔐，故注云「此是九子二字，」經文仇子陀，寫本仇子二字合書爲𪔐，龍龕手鑑據寫本收𪔐字，刻本訛誤作𪔐。今檢廣弘明集卷七：「章仇子陀者，魏郡人，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。」正符合手鑑的話。可見行均所依據的卽是廣弘明集的寫本。又手鑑卷一文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誤，經音義云：熱變二字，在四諦經。」此謂𪔐爲熱變二字合文。又卷一瓜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作分布二字；」卷二爪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經音義作分布二字呼。」此謂𪔐、𪔐都是分布二字的合文。又卷四雜部有𪔐字，注云：「音乾坤二字，周易卦名二，」此謂𪔐爲乾坤二字的合文。凡此獨有的文字，既不見於刻本及字書，當然是來自寫本。

(丙) 龍龕手鑑爲寫本誤字作音

龍龕手鑑收錄了很多寫本的誤字，這是很特殊的現象，如卷四木部：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音浮，正作𣎵，兎𣎵也。」案：𣎵乃寫本𣎵之誤字。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經音義作掘，渠物反，掘土也，在拔悲經。」

案：此拔悲經文寫本誤掘作𣎵。

又頁部：

傾，注云：「誤，音傾，側也。在西域記第六卷。」

案：此西域記第六卷寫本誤傾爲傾。（西域記第六卷有「基雖傾陷」。）

頤，注云：「誤，新藏作，字義合作頤，音雨，孔子頤也。」

案：此蓋弘明集第一卷仲尼反頤之頤，新藏寫本誤作頤。

此類寫本誤字，行均並收入龍龕手鑑中，因爲寫本既已通行，雖屬誤字，也應該收錄說明，以便讀者。

(丁) 龍龕手鑑根據俗寫歸部

龍龕手鑑收錄俗寫文字，即依照俗寫的字形來歸部。如卷二犬部：

𤝵，注云：「呼貫反，文彩明兒也。」

案：𤝵爲𤝵之俗寫，𤝵本從犬，當入犬部。此據寫本俗字收入犬部。

又如卷四木部：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音浮，正作𣎵，兎𣎵也。」

案：此𣎵爲寫本𣎵字之誤，龍龕手鑑即據誤寫歸入木部。

其他如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，本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的俗寫，手鑑都收入木部，這些都是手鑑根據寫本俗字誤字的字形來歸部的證明。

四、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的背景和原因

遼僧行均編纂龍龕手鑑這部字書，是爲讀佛教經典而作。智光序說得很清楚，他說：

故祇園高士，探學海洪源，準的先儒，導引後進，揮以寶燭，啓以隨函。郭遂但顯於人名，香嚴惟標於寺号，流傳既久，抄寫時訛。寡聞則莫曉是非，博古則徒懷惋歎，不逢敏達，孰爲編修，有行均上人，字廣濟，俗姓于氏，派演青齊，雲飛燕晉，善於

音韻，閑於字書，覩香嚴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載緝。九仞功績，五變炎涼，具辯宮商，細分喉齒，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，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，并注總有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。

據序文所稱，知道行均以五年的時間，集經論文字二萬餘，采佛藏舊有音訓，加注十六萬餘字。今注中所引隨函、西川隨函、江西隨函、基法師、應法師、琳法師、郭遂、郭氏、經音義、音義、香嚴、香嚴音等。據錢大昕諸人考索，應法師當即玄應，琳法師當即慧琳，基法師當即窺基。又宋高僧傳卷廿五：「釋行瑫，姓陳氏，涿州長城人也。…唐天祐二年（西元九〇五），依光遠師求于剌染。…慨其郭遂音義疏略，慧琳音義不傳，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，今行於江浙左右僧坊。」由此可知龍龕手鑑所引諸家音義，都是宋以前的本寫。

至於龍龕手鑑根據寫本來編纂的原因，大概當時還是通行寫本的背景環境。尤其是佛藏雕版頗遲，據葉恭綽歷代藏經考略，佛藏雕版，以北宋開寶藏為最先。它是自宋太祖開寶四年（西元九七一）開刊，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（西元九八三）粗成。直到眞宗咸平元年（西元九九八）還在繼續刊刻。據智光統和十五年序：「草創功績，五變炎涼。」則手鑑當草創於統和十年（宋太宗淳化三年，西元九九二），距開寶藏開刊不過二十載。而契丹藏敕令雕造，則遲在遼興宗之後（西元一〇三一——）。契丹隔絕大邦，書禁又嚴，開寶藏縱使刊刻完成，恐怕也不易大行遼境。行均編纂字書，取材寫本，自然是時勢所造成。今手鑑中屢引新藏、舊藏，似與宋以後刊本藏經無涉。現存藏經目錄，自梁僧祐出三藏記集，隋法藏眾經目錄、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以下，有唐沙門道宣大唐內典錄、智昇開元釋教錄等，而開元釋教錄尤為世所推重，呂澂佛教研究法嘗論之曰：「但為諸錄中之白眉者，唯開元釋教錄，此係開元十八年智昇所撰，為以前各錄之歸著點，復為以後各錄之出發點。」是寫本佛藏有分新舊的可能。龍龕手鑑所引，如卷三欠部，歌、歌，注云：「上出新藏，下出舊藏，皆誤，正作歌。」明白指出此歌字，新藏誤書作歌，舊藏誤書作歌，所據當是寫本。又卷四頁部，頤，注云：「誤，新藏作，字義合作頤，音羽，孔子頭也。在梁弘明集第一卷。」此明言弘明集「仲尼反頤」之頤，新藏誤書作頤，可見手鑑所據新藏、舊藏，顯然是寫本而非刻本，這也是根據寫本編纂字書特有的現象。

五、龍龕手鑑根據寫本的價值和影響

我們發現了龍龜手鑑是根據寫本編成的字書，所以我們讀幾萬卷的敦煌寫本時，遇到文字文義發生問題，便可以憑藉龍龜手鑑來解決，試舉任二北敦煌曲校錄中一首曲子詞作例，現在先抄錄如下：

五里竿頭風欲平，長（張）帆（帆）舉棹覺船行，柔櫓（櫓）不施停卻棹，是船行。
滿眼風波多陝汭，看山恰似走來迎。子細看山〔山〕不動，是船行。

一浪濤沙

這是一首天真質樸的曲子詞，巴黎伯三一二八號和倫敦斯二六〇七號兩個卷子都抄錄了它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、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、饒宗頤的敦煌曲都從這兩個卷子轉載在他們的書裏。他們三位先生抄錄下來的詞句，除任二北教授改訂數字外，幾乎是全部相同。原卷帆字是帆字的俗寫，敦煌寫本中從巾的字往往寫成豎心旁。長和櫓是張和櫓的省寫。「子細看山山不動」，原卷因紙損泐，缺一「山」字，他們替它加上。任二北改調名為浣溪沙，改竿字作灘，改覺船行作覺船輕。他的校錄說：「調名原作浪濤沙，灘原作竿，張帆原作長風（規案：原卷是帆，任氏誤認帆作風）。以張帆接上句風欲平，固欠佳，以長風接風欲平更矛盾！覺船輕原作覺船行，行韻在全首內，已叶兩次，此處再叶，乃三複矣。陝汭，伯卷作映釣（規案：伯卷作汭，不作釣，任氏誤認。）王集作閃灼，非。劉書季布歌：『夢見楚家猶戰酌，』謂楚雖滅，猶有餘威，夢中亦令人戰栗，陝汭乃戰栗之意。」規案：第一句五里竿頭風欲平，文義不通，任二北沒有看到原卷，所以將竿字改作灘，但是改作灘後，仍然和第二句文義不能貫串。其實倫敦斯二六〇七號作「五兩竿頭風欲平」，根據龍龜手鑑，兩、兩同字，「五兩竿頭風欲平」即是五兩竿頭風欲平。文選郭璞江賦：「覩五兩之動靜，」李善注云：「兵書曰：『凡候風法，以雞羽重八兩，建五丈旗，取羽繫其巔，立軍營中。』許慎淮南子注曰：『綰，候風也，楚人謂之五兩。』」原來古人測候風力的儀器叫做五兩，而五兩是繫在旗竿之類的，所以這句詞應作「五兩竿頭風欲平」，伯三一二八號卷子兩字誤作里，王重民、饒宗頤皆忽略了這個「五兩」的「兩」字。任二北沒有看到原卷，只好根據王氏的錯本來加以改訂；但他萬想不到五里是五兩的誤字。因為一個兩字的誤認，全篇都發生障礙。現在把它校正後，這兩句詞的文義纔能明白，全篇也就豁然貫通了。這首詞是說，從測風器顯示風力很平均，因此不須搖櫓舉棹，船自然而然的前進。由於御風而行，沒有覺得船動，彷彿山勢跑來迎接似的。等到記起山是靜止的，仔細觀看，原來山並未移動，而是船

在進行。這種普通兒童和成人共有的感覺，用天眞質樸的語句，描寫出揚帆疾駛的快感；用韻不避重複，富有民歌的情調，更是這首詞的特色。龍龜手鑑替我們留下雨、兩同字的紀錄，解決了這首詞的主要障礙，使得全篇的意義晦而復明，恢復了優美文學的本來光采。龍龜手鑑的價值，也就不言而喻了！

以上舉了一個敦煌寫本作例，下面再舉日本古寫本唐張楚金撰的翰苑作一例證。據內藤湖南博士翰苑一書的解說云：

舊鈔本翰苑殘帙，失卷次，卷尾有後敘，以新唐書及日本見在書目所錄卷數推之，當爲卷第卅。筑前男爵西高辻君信稚所藏，或審定以爲菅爲長卿書。顧其書法古勁，紙墨芬郁，不下貞觀元慶（規案：西元八五九—八八四），豈菅氏襲藏古本，傳于西高辻氏者，僅得以保殘守缺歟？…書經傳寫，譌奪滿紙，往往至不可句，然已爲天壤間孤本。

這一殘卷，和敦煌寫本類似。雨、兩不分，所以「兩道襲之」的「兩」作「雨」；日、目偏旁不分，所以「涇陽盡晦」的「晦」作「晦」；弋、戈偏旁不分，所以「騎入代」的「代」作「伐」；竹、艸偏旁不分，所以「事藉劉敬之謀」的「藉」作「籍」；宀、穴偏旁不分，所以「哀牢創基」的「牢」作「罕」；木、才偏旁不分，所以「趙他構其遙緒」的「構」作「搆」。像這一類的寫法，普見於日本古抄本中，也都要從龍龜手鑑索取證明。

韓國寫本也有同樣的情況，試舉嶺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的金剛經三家解爲例。金剛經三家解是十五世紀李朝時的印本，其中許多文字的寫法，都有古寫本遺留下來的痕跡。如

搥（一10A） 搥（一19B） 惣（二30B） 収（一14B） 覓（一19B、二10A）
𠂔（一19A） 摸搥（一19B、二39B、三52A） 𠂔（二1A） 𠂔（二3A B、二54B）
𠂔（二6B） 邊（二10B） 搥（二31B、三36B、四29A、55B）
𠂔（二33B） 𠂔（二36A） 依𠂔（二40A、50B） 𠂔（三15A、四2A） 𠂔（三23B）
𠂔（三28A） 𠂔（三45B） 處（三50B） 𠂔（四3B） 𠂔（四9B）
切（四9B） 斷（五1B） 𠂔（五49B） 𠂔（五43B）

這類寫法都和敦煌寫本相同，甚至偏旁書寫的慣例也相合。如栖泊的栖作𠂔，偏旁也是木、才無定；節節的節作𠂔，偏旁也是竹、艸無定；依稀作依𠂔，摸索作摸搥，也和敦煌寫本嬰

孩寫作嬰孩，外甥寫作甥甥，是同樣的類化連詞偏旁之慣例，這些都是讀寫本遭遇的困難。像栖泊的栖，我們查集韻：一讀遷，是遷的古字；一讀移，與迢同。其他字書根據集韻，也只收這兩個音。惟有龍龜手鑑手部有栖字，注云：「音西；」又有棲字，注云：「俗，音西。正作棲，鳥棲。」木部有「栖，俗；棲，正，音西，息也。又鳥棲木棲也。」可見棲、棲同字；栖卽是栖，棲卽是棲。這個問題，儘管有人猜測，但必須等待龍龜手鑑的真相大白後，纔能獲得徹底的解決。

龍龜手鑑不但可以解決寫本的困惑，即後世刻本有許多地方受了寫本的影響，也還須仰仗龍龜手鑑來解決。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，乃研究中國經典之要籍，其間音義注釋皆爲經學重要資料，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。但是極普通常用的「日」、「曰」兩個字，卻有極不尋常的注音現象。全書日字數十條，分見周易、尚書、詩經、禮記、左傳、公羊、穀梁、孝經、爾雅、莊子，有人實、而乙、而一、人逸諸音；曰字數十條，分見周易、尚書、詩經、禮記、左傳、孝經、論語、老子、莊子，有音越、于月二音；又書呂刑「日勤」，注：「人實反，一音曰，」日字兼讀日、曰二音；書洛誥「曰記」，注：「音越，一音人實反」，詩小雅采芣「曰戒」，注：「音越，又人粟反」，左傳僖公三十一年「卜曰三百年」，注：「曰音越，或人實反，非也」，諸條曰字兼讀日、曰二音。這個現象，在後代刻本看來，極爲可怪。因爲後代日、曰二字的形體分別甚明，沒有一注再注的必要。這是由於寫本日、曰形體不分，遇到文義有可疑處，必須作音區別，以免混淆。要找到明確答案，只有從龍龜手鑑中尋覓。我們看龍龜手鑑入聲曰部，收錄噉、𠵽等從日的字，也收錄了吹、𠵽等從曰的字。因爲寫本日、曰二字形體沒有分別，所以龍龜手鑑曰部兼收從日、從曰的字。經典釋文刻本承襲了寫本的遺跡，所以纔發生異乎尋常的現象。如果沒有龍龜手鑑，這個疑團，是永遠沒法解開的。

我們再看佛藏的刻本，也有頗多寫本遺留下來的痕跡。如佛教大藏經論部五大智度論，泥字作埤，板字作板，滴字作滌，都可以一一和古寫本印證。甚至有些承襲寫本的文字，還必須靠龍龜手鑑纔能確定。例如大智度論卷二十二：「譬如以蚊𦉳，猶可測海底；一切天與人，無能量僧者。」𦉳字不見字書，但龍龜手鑑上聲口部有「𦉳、𦉳、𦉳、𦉳、𦉳、𦉳」諸字，注云：「六俗，卽委反，正作𦉳、𦉳二字，鳥喙也。」又此部有「𦉳、𦉳、𦉳」三字，注云：「卽委反，鳥喙也。」可見「蚊𦉳」卽是蚊𦉳、蚊𦉳。如果沒有龍龜手鑑收錄寫本文

字，我們就沒法認識這些文字。這樣的現象，一部大藏經，不勝枚舉。由此看來，我們研究古寫本，包括敦煌寫本，以及韓國、日本的古寫本，甚至後世的刻本，都不可漠視龍龕手鑑這部書。研究版本學的人，對龍龕手鑑這部字書，應該有重作評鑑的必要了！

本所已出版之敦煌學叢書

1. 敦煌俗字譜.....潘重規主編
2. 敦煌俗字索引.....金榮華主編
3. 龍龕手鑑新編.....潘重規主編
4. 敦煌賦研究.....陳世福撰
5. 敦煌兒童文學研究.....雷僑雲撰
6. 變文因緣類研究.....宋新民撰
7. 二十四孝研究.....許瑞容撰
8. 敦煌孝道文學研究.....鄭阿財撰
9. 敦煌變文論集.....潘重規主編
10. 敦煌詞話.....潘重規撰
11. 敦煌雲謠集新書.....潘重規撰